

以90后为主的年轻一代作家崭露头角进入文学视野

没有爆炸式的表演，只用新锐务实的写作为青春立传

■ 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不同，眼下青年作家可能不再具有上世纪80年代余华、苏童、格非那批年轻人一上来就爆炸般的新奇力量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差在了哪儿。他们没有炮制出什么掷地有声、吸人眼球的宣言，却用探索的热情和澄澈，去完成着“文学即人学”的追求

■ 从语言表达上看，他们是新锐的，但骨子里是务实的。相较于一些前辈作家表演性强，不少90后的写作从个人经验出发，能正视自己的生活，源自天真，相对客观，没有太多妄念和拗造型姿态

■ 写自己的那点事相对容易，但描摹观察他者的生活，书写更广阔复杂的社会时代是难的。如果太依靠直觉而没有直觉背后的反思，直接经验的单薄是不可避免的，更为深邃的逻辑思辨还有待成长、心智有待成熟



创作谈

王占黑：我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、河岸记忆中走出来之后，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独立于“乡村”和“都市”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。它来自小城市平民所创造的熟人社会。它的容量是庞大的，存在感却不相称地异常低下。我希望给予它真实、细致且平视的呈现，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“贴着写”。

王苏辛：我们这一代，很多人的精神世界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中确立和重建的。各种领域的信息没有界限地冲进来，形成别致的声音，形成影响力，也形成干扰。每一条信息都清晰，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变得含混。人无法只跟内心的一个声音前行，他只能在不同的信息中辨认，辨认他信任的正确或不正确，如何确立自我，推翻自我。而写作最大的考验，在于如何把这样不同状态下的个体，复合成一个个坚固的形象。

李唐：如今许多标榜“接地气”的小说其实是“接地气”，只是在生活的表面趴着，并没有真正深入下去。如果把我曾经生活过、而现在已经消逝的现实，与我的幻想结合在一起，会发生何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呢？说不定我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。

庞羽：“大象”是我们的文学理想，目前我们90后还是一群“小象”。刚出生时，我们睁眼、走路、使用自己的鼻子，一切都看上去挺容易的，每一次成长都是惊喜。而到了后来，我们变成了成年象，该如何走，走向哪里？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。这个时代给了90后很多机会，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，知道行走的方向。

大头马：小说就是历史。或者说，小说的世界应当和历史的世界一样，完整、全息、自治。而小说家的任务，首先——他比历史学家多一步，是建立这个世界（当然，这个第一步已经很难）；其次，他需要像侦探或是数据科学家一样，在这个世界里找出那些有意义的部分，建立一个模型，但是，他不能给出任何结果——他只是展示数据的相关性，至于从这些相关性中得出什么结果，这有赖于读者自己完成。（**许畅 整理**）

■ 本报记者 许畅

随着一代文学新人在创作上的求索与成熟，近年来，以85后、90后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愈发受关注，成长为日益醒目的文坛新力量：

新鲜出炉的《收获》杂志第四期推出了年度“青年作家小说辑”，班宇、郭爽、王苏辛、李唐等九位风格鲜明、颇具潜力的年轻作家集中亮相，平均年龄为28岁，90后占了大半；前不久在鲁迅文学院举行的“90后：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”研讨会，多名评论家与十位90后作家围坐畅聊创作喜悦，并组织一批70后作家与90后新秀面对面提问互动；《作品》杂志从五年间累计的200位作者中，精选十位年轻作者，邀请评论家展开“一对一”点评；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联手《收获》即将举行“青年作家工作坊”，以规模化、专题式的定期对话，勾勒评析年轻作家群像风格……

种种迹象表明，文学圈聚光灯正从多个角度对这批崭露头角的新芽——他们虽以群体面貌出现，但终将个体的姿态存活并发出声音。有别于仅贴上年龄标签的单一归类，更多的解读，不再囿于概念与想象的言说，而是试图深入理解每位作家与作品的内核，以期扫描把握时代进程中青年写作的精神向度。“相较于一些前辈作家‘表演性强’的艺术手法，年轻一代作家的鲜明特质恰恰是没有强烈姿态。这有点类似‘张牙舞爪的猴子’和‘沉默的大象’区别。”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、评论家施战军看来，不少90后作家的典型特征是从自我经验出发，没有一味承袭或悖反着前一代人经验，他们的写作更多源自天性、本真的思考，不是“非要把头发揪起来离地三尺”，而是客观正视并记述自己的生活，以及对生活的态度，拒绝

太多的“妄念”和“拗造型”，显示出这代写作者不同的小说美学与思维方式。

没有高调亮相的宣言，低调寻求突破的小径

《收获》一口气推出九位青年作家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87年《收获》第五期的“先锋作品专号”，将余华、苏童、格非、马原、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推向文学舞台。30多年来，《收获》每隔数年都会推出“青年作家小说辑”，不少当今知名作家作品都曾陆续入选。

在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的观察中，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不同，青年作家可能不再具有上世纪80年代余华、苏童、格非那批年轻人一上来就“爆炸式”的新奇力量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“差”在了哪儿。“文学教育的普及，加上文化市场的繁荣，青年写作者数量不少，竞争也激烈，寻求突破的难度很大。他们没有炮制出什么掷地有声、吸人眼球的宣言，却用探索的热情和澄澈，去完成着‘文学即人学’的追求。从语言表达上看，他们是新锐的，但骨子里是务实的。”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评论界口中的“客观”“务实”，予人青年作家“低调出场”的整体印象，他们在小说题材和表现手法上，并没有一味求怪求变，或急于“剑走偏锋”，而是平实呈现出普通人的生活起伏——已有的生活常规对年轻作者不断造成“碰壁”，新生事物形态的发展又冲击着他们剖解自我、看待世界的视角。比如，班宇的短篇小说《逍遥游》塑造的女青年许玲玲出身贫门而罹患重病，在遭遇爱人、亲朋的多重背叛下，被悲凉与恐惧缠身，作品专注于一人一事，将普通人的命运悲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王苏辛和李

唐的新小说，都落地于少年的孤独，前者《所有动画片的结局》令人窥见工业社会的荒芜精神世界，后者《菜市场里的老虎》则表现成长中永恒的痛苦——对爱与背叛的学习和理解。

这种对生活“几近原生态质感”的书写，在军旅作家新星董夏青青笔下体现得尤为明显。无论是她的新作《黑野》以我国边境线前沿阵地的对峙为背景，透视镜当代年轻军人的生态与心态，还是首部小说集《科恰里特山下》专心叙述边疆基层官兵的粗砺，作品里的风物人物，无不显露出雕刻般的冷静与克制，鲜少戏剧化故事情节，更像是生活的片断甚至碎片，为人性添上苍茫辽远的底色。“单位有任务进山区了，网络信号极差，我回市里给你发资料。”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，董夏青青自觉或不自觉远离了喧闹，多次沉潜新疆边防连队的日子充分糅进她的小说中，“我与官兵同吃同住，三言两语的判断会遮蔽他们十年五载的生活，作家不能把自己的声音安在小说角色嘴上。我更倾向于在大量现实素材的基础上，让人们自己行动起来说话，完成自己的纸上人生。”

从“见小我”到“见众生”，保持对生活经验的反省与更新

但即便是最平凡的日常点滴，要写出饱满的张力，仍考验着青年作家对他者的体察与同理心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谈到，“写自己的那点事，相对容易，但描摹观察他者的生活，书写更广阔复杂的社会时代是难的。”他说，青年作家不要仅仅满足于从世俗经验到世俗经验的“拍照式”写作，而是学习跃出客观经验本身，进一步提炼发酵，拓展出更开阔的书写空间。对此，作家、编

辑刘汀也有同感，他期待年轻一代跳出小我，不局限于个人经验和情感，在宏大叙事上有所突破。

90后作家庞羽直言，关于同辈人的故事已经写了很多，然而关于母亲那一辈却知之甚少。于是她尝试在第一个中篇小说《吾本良善》中构思塑造了一位不育妇女，陷入要拥有儿子的臆想中不能自拔作出系列疯狂举动。“我没写过这种题材，一写就是一年半。全部推翻重写了四遍，每一遍都仅仅保留几个名字，大大小小改动几十次。喝遍了咖啡馆的咖啡，有时夜里还睡不着，想着小说，就像抱着一颗白博动的蛋。作品主人公有时抓着我的手，细叙几口家常；有时又躲着我，生怕我看清她的窟窿……”另一位90后作家王苏辛自省道，五年前她写短篇《袁万岁》，主人公无比渴望摆脱上一辈人的影响，以极端情绪发泄不满，“回过头看，我会觉得非常不必要，这样的叙事处理是稚嫩的，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书写。如果太依靠直觉而没有直觉背后的反思，直接经验的单薄是不可避免的，更为深邃的逻辑思辨还有待成长、心智有待成熟。”

跳出小我回溯处理更繁杂庞大的代际故事，对不少青年作家来说无疑是个挑战，但他们在摸索实践。以90后作家王占黑为例，她将笔触深入工人新村、老弄堂、写棋牌室常客、卖水果的小老板、做早点的、开五金铺的师傅等，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，学着理解和致敬前辈。“社区是持续饱和且不断溢出的容器，每个人存在关联，彼此参与或见证。写着写着，我走出了一种较为狭窄的生命经验，去寻找当代社会中普遍的状况和民生联系——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，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社区，它们或许彼此能互为当代城市丛林的样本。”

一双“长靴”展示出的百老汇实力



百老汇原版音乐剧《长靴皇后》从上海开启了中国巡演，观众的反应让业内思考音乐剧的各种发展可能。图为《长靴皇后》演出剧照。

■ 本报记者 吴钰

一部题材罕见、班底并无耀眼明星的音乐剧，为何让观众爆发出热情的欢呼与鼓掌？百老汇原版音乐剧《长靴皇后》从上海开启了中国巡演，观众的反应让业内思考音乐剧的各种发展可能。昨天，记者跟随主创团队走进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后台，揭开了这部今年夏天演出票房“黑马”的幕后秘密。

前晚首演开场前最后五分钟，人群鱼涌而入，填满的观众席里闪烁着不少耀眼的红色上衣。原来《长靴皇后》此前就在上海街头地标多次“快闪”，呼应该剧主角红色长靴时尚元素的观众，真的纷纷“如约而至”到场。开场前以及中场休息时，“穿上”布景板中的“长靴”合影并晒图的观众，排起来长龙。这一波新潮的操作，也让许多年轻观众跃跃欲试，主动在社交媒体“打卡”晒票。“《长靴皇后》把中国首演选在了上海，选对了。”中方制作人、华人梦想公司总经理田元看到这一幕欣慰地说。

莱美最佳音乐剧专辑等大奖背书的佳作，毕竟2013年才首登百老汇舞台，除了铁杆音乐剧迷，大多普通观众几乎都未曾听说。首演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，才彻底打消了她的隐忧。

经过上海观众的检验，也给该剧的全国巡演市场前景服了定心丸。不仅《长靴皇后》，《猫》《吉屋出租》等剧目近年来都经历了观众群从时尚一族到合家欢观众的升级扩容。其背后是中国演艺市场的蓬勃发展，80后、90后甚至00后中成长起来的观众在“挑剔”中期待更多优秀作品引爆观演热情。

昨天在剧场后台，记者看到《长靴皇后》15个迥异的场景布置、100多双道具皮鞋、30多双长靴以及5条“流水线”传送带，展示出百老汇高超工业水准和惊人的丰富细节。比如，在模拟制鞋厂常见的“穿孔机”旁，甚至准备了剧情中并不出现但现实中工人常用的耳塞。为保证“原汁原味”，外方剧组用7个40尺集装箱货柜，耗时7周才把全部道具运到上海。而百老汇的技术团队只用两天时间，就把全部舞台装置包括地板组装修完毕。演出中光影的每一次变化、观众的每一次欢呼，都离不开他们高效的配合。“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人，巡演中我们也都安排了中方人员参与技术岗位。”主办方负责人说，《长靴皇后》的引进不单是为了赚取票房，巡演的同时也在培养上海自己的演出制作团队，在未来音乐剧的制作中对标国际一流。

文汇报评

老剧翻拍在2018年再成话题。《天乩之白蛇传说》和新版《流星花园》本周同一开播。在待拍或待播的序列里，还有《恶作剧之吻》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等偶像剧，以及《金粉世家》《倚天屠龙记》等名家名作。“回忆杀”滚滚而来，卷起一阵网络风评“毁经典”。

然而，在分析为何总是“新不如旧”之前，有个问题先得厘清——谁才堪当“经典”？以《流星花园》为例，它确乎在记忆里占据一席之地，当年播出时也着实轰动过。但其内核，只是一部青春偶像剧，拿的还是后来满大街的“霸道总裁”剧本。17年前，“买下巴黎铁塔”的台词会流行，不过是该剧组一时的视觉风尚、男团偶像组合的新鲜度俘获了特定年龄的观众。这一切置放到互联网时代，置放到美颜审美在不断提升的今天，观众面前，“浮夸、尴尬”自然成为评论的高频词。编剧大约也知“霸道总裁”时过境迁，所以在新版里做了不少调整：让F4“变穷”，让他们集体当“学霸”。可治标不治本，剧中“优等生”的骨子里还是那个爱耍帅、不过是个学霸的霸道狂。正如一个欠缺文学支撑、现实体察的剧本，再怎么改编，充其量只是“带流量的原作”，与“经典”无关。

它的重启，从一开始就显得动机不纯——恐怕是商业逻辑在创作中掌握了优先权，只顾预订关注度、对接流量，却忘了品评原作本身具备多少一读再读、看了又看的价值。

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《为什么读经典》一书中写道，每读必有新鲜之感者和初读总会唤起久违的美好回忆者，可视为经典。再扩充些，能用简单结构表现丰厚内涵的，能让观者在外观内省后生发思考的，能在历经多番轮回依然不断影响后来者的，皆为经典。总之，判断经典与否，标尺从来不是流量，而是大浪淘沙的时间和耐心，需要公允的读者与睿智的批评家富于公心的不断精选。所谓“毁经典”也当慎言。

别把「毁经典」三个字用得如此廉价

王彦

上海乐队学院超过一半毕业生进入国内职业交响乐团

未来路上，将演奏技巧和职业精神薪火相传

■ 本报记者 姜方

随着中国本土交响乐团发展势头迅猛，截至今年，国内职业交响乐团已有80多家。上海乐队学院的11位2016级演奏证书生于日前毕业，他们中的六人已考入上海交响乐团等国内职业交响乐团。

据悉，乐队学院首届毕业生就业率高达100%；去年毕业的第二届学生就业率也达到90%。其中，有些学生已在广州交响乐团、上海歌剧院、上海爱乐乐团、杭州爱乐乐团、兰州交响乐团、河南交响乐团等职业乐团中，担任乐队首席或者声部首席。

为何毕业生如此“抢手”？上海乐队学院创办人、院长余隆直言，学生能有非常多的机会和全球顶级名团并肩排演，在这个国际化、多元化的办学交流平台，学到了不少真本事。“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中，将学到的演奏技巧、团队合作、专业精神和艺术追求等薪火相传。中国交响乐的未来需要你们，也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加入。”毕业典礼上，余隆如是说。

真本事除了演奏技艺，还有职业精神

乐队学院的学生今夏过得十分充实。前有学生分批次前往纽约爱乐乐团、悉尼交响乐团、新加坡爱乐乐团等职业交响乐团，以“实习乐手”身份参与乐季演出；在上海，他们又迎来与中国艺术拓展计划支持、纽约爱乐乐团首席罗伯特·兰杰文与上交长笛首席胡喆领衔的长笛艺术节；日前纽约爱乐乐团来沪参加上海夏季音乐节，并与学院学生并肩排练《天方夜谭》交响组曲。

乐队学院2016级毕业生代表、小提琴学生于任超表示，除常规专业课及重奏排练外，他们参加了大量的上海交响乐团乐季演出。如在指挥工作坊中，包括上交驻团指挥张洁敏等老师，不仅教授学生画谱示、阅读总谱，还让他们站在指挥的位置感受乐队。“学习这些以后，当我们再回到乐手的位置上演奏，有了很不一样的感受。”

据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，来自乐队学院的三届毕业生中，目前已有15人成为上交乐手。作为乐队学院始创方之一，上交向学生传授的不仅是演奏技艺，也有职业精神。因此，从乐队学院毕业的学生，在国内外职业交响乐团中口碑不俗，他们被认为和乐队及指挥合作顺畅，能迅速融入工作氛围、调整状态，并善于进行团队合作。

乐手应为乐团发展出谋划策，给予观众发自内心的热情

在毕业典礼上，纽约爱乐执行董事比尔·托马斯表示，成功的职业乐团乐手固然需要丰富的演奏经验，但“参与感”同样不容小觑。“为了乐队的生存与繁荣发展，每个成员必须回答以下问题：应该演奏哪种类型的音乐？应该与哪些艺术家一起工作？需要安排哪些程序，来确保可以呈现出最高的音乐技巧……”

在比尔看来，以前的乐手几乎不把上述问题作为他们的责任；也曾有一段时间，许多乐手认为他们只需露个面、演奏一曲目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“然而乐团想走得长远，必须实现乐手和管理层之间良好的沟通和对话，这个观点已得到全球各地很多评论人士的认可。”

“乐手还需要给予观众发自内心的热情。”比尔寄语乐队学院的学生，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，乐手可能会仅仅满足于发挥出最好的演奏水平，却失去了追求新事物的渴望。“然而，你们必须克服这些情绪所带来的影响，引用伯恩斯坦所说的话，‘我们作为音乐家，对这个充满动乱不安的世界所做的回应是：让音乐来得更热烈、更优美、更投入些吧。’”